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se
Since 1949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八卷

The Eighth
Volume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誼出版社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八卷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散文典藏. 第8卷 / 王景科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16-0784-1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498号

封面图: 田忠泉

责任编辑: 王 谦 陈 菁

艺术设计: 姜海涛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640mm×960mm 1/16

插 页: 5

印 张: 26.5

字 数: 289千字

定 价: 7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策 划：丁建元

主 编：王景科

编委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

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

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

目录

杨闻宇

白云深处留侯祠 /001

不肯过江东 /009

寂寞南郭寺 /014

旷达 /020

六骏踪迹 /024

雷达

乘沙漠车记 /030

冬泳 /038

皋兰夜语 /045

听秦腔 /058

谢太光

鼎湖山听泉 /064

回家 /067

朗桑师傅 /070

济南的泉 /084

贾宝泉

残雪 /089

长城秋雨多 /094

故乡,我的序 /098

鹤舞水云 /105

卞毓方

北大三老 /111

煌煌上庠 /117

文天祥千秋祭 /130

徐刚

夜行笔记 /138

李佩芝

古都之恋 /142

山寨 /150

体验生命 /156

赵蘅

重见玛丽 /162

失而复得的纪念册 /175

廉正祥

清清岷江水 /182

医院悲欢曲 /189

邓刚

趁爱打劫 /195

千奇百妙说庄河 /198

为母亲“制造”幸福感 /203

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父亲 /206

二月河

中国的“情人节”——七夕 /209

花洲情缘 /213

周涛

虫子,爬吧 /218

二十四片犁铧 /222

余秋雨

都江堰 /228

苏东坡突围 /235

阳关雪 /253

一个王朝的背影 /256

李存葆

祖槐 /266

绿色天书 /309

梁衡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 /324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329

觅渡，觅渡，渡何处？ /334

韩作荣

缅怀艾青 /341

烟鬼的自白 /348

肖复兴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353

山之精魂 /358

水之经典 /362

王本道

大山深处的似水柔情 /366

梅花几度梦里寻 /372

边玲玲

额尔齐斯,个性之美 /376

林贤治

故乡 /383

清明 /389

叶广苓

离家时候 /393

母亲的辉煌 /398

叶延滨

荒野无灯 /406

老树的魅力 /409

白云深处留侯祠

关中原野上的春色是蓬勃、浩荡的。

清明节刚过，绿茵茵的漫无涯际的麦浪烘托着一坨坨土坟顶上祭奠亡灵的白纸，被土块压定的纸儿抖抖烁烁，像低旋的海鸥逗戏着水波。我们的小车如一条破浪之鲸，直扑向兀然而起的秦岭——特殊的历史名人最能逗人遐想，想象其业绩、际遇，怀恋他滞留过的地方。自宝鸡直投张良庙，正出于这样个心思。

岭高气寒，绿意淡漠，可喜的是，山愈深而溪水愈清，溪水愈清而山花愈艳，破晓时分经了一帘霏霏细雨的一树树花蕾忍俊不禁，纷纷绽眉展眼，素白似雪，绛红胜火，车拐一个弯儿便闪出一幅亮丽鲜活的画面，仿佛是春天将最迷人的好景秀色尽都藏掖到深山里来了。

山高水细，松树却渐渐密集起来，山麓的矮嫩枝干随着山势的上升也增高变粗，似乎是山上的老松统率着四下里的新松在登高，在攀缘。山巅竖一巨碑，刻着“酒奠梁”。小车掠碑而过，便左一拐右一弯

地掉头下山了。“飒飒”，侧旁响起枝叶拂车的窸窣声，山林边上歪斜出簇簇青竹，枝竿细细，叶片则宽润润的，司机说这是“松花竹”，也闹不清是形近松花呢，还是坠落的松花为竹丛洒进了别有的馨香？

山陡车急，耳畔生风，谷底松林上方倏地擎出一座檐牙四翘的阁楼，这是留侯祠北花园里的“授书楼”，是张良当年研读“天书”的所在。岭大谷深，挤挤攘攘的松柏、枫树、槭树、青竹连同不知名的杂木尽都笔直地挺了起来，交织成撑空的屏障，连那正在竞朵怒放的三几株杏花、玉兰也不甘居下，以圣洁的粉白、清俏的嫣红升起在早春新屏的正中央，瑰丽、大气、典雅、庄重，这是大手笔式的锦上添花，是别成气韵的天然构图。

这里是褒水上游，二水环绕，五山抱持，形成一个隐伏在磅礴崔嵬的大山里的荫色成趣的小天地。宝鸡至汉中 260 公里，留侯祠至宝鸡 160 公里，貌似南北交界，实际是越秦岭而偏南麓，粗巍的松柏碧里透紫，含有北国的气息，簇拥的修竹含春滴翠，挟带着南地风韵。另外，此地距古长安不下 800 里，间隔“难于上青天”之蜀道，京都万一有紧要事需请教张良，无异于上天求神，也不那么容易。

“居移体，养移气”，作为从封建的古老脊椎里流出的一滴精液，张良能选择这么个地方安顿自身，造诣可说是很高深了。

祠内青竹流水、楼亭殿阁之外，到处是历代文官、武将、墨客留下的匾额、楹联、题咏，雕柱刻石，碑碣纵横，称颂张良前半生的英雄事业，也景仰他后半世的神仙姿影。

“收秦关百二山河，奇谋独运”：烧绝栈道以荧惑项羽，暗度陈仓而重取关中，东出函谷关争雄天下，划鸿沟为界以避实击虚，直至垓

下覆楚，统一天下，刘邦的每一着妙棋无不是在张良的指点下押出去的。张良本是韩国后裔，韩灭于秦，为了复仇，张良曾结交大力士用120斤重的大铁椎图始皇于搏浪沙，“博浪一声震天地”，不幸误中副车，张良遭到搜捕。自从辅佐刘邦，张良则以楚汉千军万马为“铁椎”而重椎暴秦，巧妙地实现了“报秦一椎”的终极目的。

作为夙愿已偿、功成名遂的“英雄”，张良急流勇退，退出了繁花似锦的京都朝廷，隐入了这个云遮雾绕、修篁蔽日的山谷里。耐人寻味的是，这里距岭上那个有名的“酒奠梁”才40公里。汉元年四月，项羽在咸阳分封天下，诸王纷纷前往封地，张良陪同刘邦就都汉中，率兵从斜谷口踏上了通向汉中的栈道。逶迤递进，行至山巅，张良忽然建议刘邦烧绝部队刚刚踩踏过的“褒斜栈道”，刘邦不解其意，反问一声：“这岂不断我归路？”

张良沉静地说：“烧了它，向项羽表示你无东归之意，消除了他的疑心，你才可以在汉中屯粮练兵，养精蓄锐，待机还定三秦。不烧，你还没顾上出去，人家就打进来了。”

刘邦聪明，点头会意。于是，他俩在岭巅上眺望着连云栈道刹那间在峻崖险壑里化成了随风抖动的千里火龙，火龙时暗时明，渐渐隐灭于白云之中。君臣二人跨着骏马，把酒临风，躬下身祭奠山灵，预祝来日更辉煌的胜利——落日大旗，三军欢呼，地北天南酒香幽微，这就是“酒奠梁”的来历。

择近隐居，张良是否还有点恋旧的情绪呢？天下英雄最陶醉自己的辉煌战绩，人间勇士最欣赏自己挫败过强敌的阵地，后来的诸葛亮下世时，特意留下遗嘱，申明要葬身于定军山，不也是这样个心

理吗?!

“英雄”，“神仙”，本是相距无极的两大领域。古往今来的志士豪杰，有幸完成“英雄”二字的，能有几个呢？至于从“英雄”强劲的抗争意识转入淡化生命意志的另一境界，辞离富贵，揖别妻子，“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者，就更是海天片羽、凤毛麟角了。于右任老先生留在这里的一块石刻是“送秦一椎，辞汉万户”，后边一句，正暗示了张良不寻常的后半世。

刘邦立汉，大封群臣，告曰：

“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这是了不得的恩典。

张良谦恭自让：“臣以三寸舌为帝王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先为小邑之侯，继而辞出朝阁，与众多的宿将重臣恃功索封、较量名位的情景，形成极度强烈的比照。

庙门左侧的石碑是“汉张留侯辟谷处”。“辟谷”者，静居行气，不食浑熟饭食，仅采山果野味为餐。传说张良庙所在的柴关岭上下的松树全不结果，尽让张良给吃掉了。我留神看了看，新松正爆青芽，而去年的干果仍三三两两悬挂在枝柯梢头——事情过去多少个春秋了，松树早应当结籽了。云山迢遥，岁月苍茫，张良修行到晚年，动向不明，不知所终。有人说他以辟谷术导引轻身，与造物同游，共风雨上下；有人却说 he 死了，死后留下两处墓葬：一是江苏沛县微山湖东畔，一是湘西张家界水绕四门的石山垭上，虚实真伪，无从考证。

人啊人！少年得志时是垂涎英雄，蹭蹬失意时则羡慕神仙。张良是入世为雄，出尘为仙，一身而兼具双奇，于是大殿里的香火就很盛。塑像前的香案上献有许多红布，面上的一张写有“敬献张良爷爷”的字样，叩拜者之虔诚，如在目前。

佛道两派，也竭力争夺这位蝉蜕成功的神仙。从东汉末年起，这里一直是道家的领地；康熙年间，僧人驱逐了道人，这里一度成为佛家阵地；礼部尚书于成龙出京巡视，又将僧人逐革，募道人看守香火。佛家道家你拉我扯，谁都想挑起张良这面旗帜张扬自家的宗旨。

庙侧两股溪流汇入褒水，沿峡谷径投汉中。湍流漫过石门坎行将出山时，河心巨石上突然现出横列的两个隶体大字“褒雪”。这是横槊天下的曹操公元217年乘舟溯峪而上时，为锦绣山屏里滚滚扑来的银波雪浪所陶醉，为张良选了这样个环境退隐而亢奋，站在船头，用战矛在河面上刻画的。“褒”字的最后一笔矫健有力地蹬了出去，似乎踹动着滔滔的流水，水珠激溅，吼声若雷，簇拥起一排排一叠叠的雪浪，这浪花又何止是“三滴”呢？于是“滚”字旁的那“三滴水”也就跳进湍流里飞走了，注汉水，入长江，赴东海……清代罗秀书对这“褒雪”二字有过评论：“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之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浪花并作笔花舞，英雄魄力自超群，可这二字处于褒水下游，与高居于上游的张良相比，曹操这个“狮子”式的人物，最终也只是占定了张良的一半生涯：不愧是个“英雄”，却与“神仙”无缘。

返回时，山路上是别一样景致。

“江边旋入旁来水，山豁犹藏向后峰”，那溪涧不时蜿蜒于路侧，流水上方不动横架一柱人腰粗的柳树主干，树干形状不甚规则，难付绳墨，朝天的一面被刨平了，白木如案，微余斧痕，朝水的下部柳皮仍旧，残疤处又冒出青芽。人、牛去那边坡上耕种，就从这桥上往复，因地制宜，朴雅无敌。桥头小木屋简陋矮旧，倚墙斜起的桃、杏，花色艳丽，照人眼明，大自然正以它鲜冽、盎然的青春呈现出对贫穷山民的钟情与厚爱。女儿家从柴门进出，红衫绿袄，姿影婀娜，梳妆上似乎正取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的意思。面对着娴静的山景，我总在思量：融“英雄神仙”于一体的张良，会是怎样个长相呢？殿里那一尊塑像，远不合我的心意。

“英雄”们强悍奋发，胸有城府，多具男性的进取素质。司马迁正是这样猜想张良的，以为是一个健壮魁梧的伟丈夫，及见其图，才颖悟自己大错特错，错在他忽略了“神仙”的那个方面。神仙者，文雅、慈和，洞悉前因后果，善以天下为怀，以静伏动，以柔克刚，却脱不出“气清者魄恒弱”的框架，于是就不能不含有女性的色彩。这一点上，苏东坡就比司马迁高明多了：“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之所以为子房欤！”

倘是依照苏东坡的观点为张良塑像，在而今的人情上势必会引起另一类弊端。我觉得，祠里不必塑像，张良的形象反而会益发的逼真。南北交汇，高下适度，雾岚出没，山水呈秀，满地幽草淌着蓝，天空的白云载着绿，虬龙式的松姿蕴蓄着“男儿”气概，修竹袅袅的翠袖自然是“女儿家”的韵致了。临其境而音容宛在，览史书而张良自现，要什么塑像，要什么图形？在这里，磊落刚正的林则徐早就留下话

了：“漫将巾帼拟须眉，仙骨珊珊世岂知？”

弯急路窄，车如疾箭。同车伙伴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说来说去，还是帝王家厉害：子房功成不居，自行引退，还不是要回避那一股势焰嘛！”

这一句话，引得我忽发奇想：下一世我若是国君，上得王座，将会干些什么？

第一天登基，我第二天必率群臣到留侯祠来。鼓乐声中，烧起鸡骨拐杖粗的高香，隆重参拜张良爷爷的神像。礼毕，我要领着各位臣僚在几个花园里转悠，转到明代赵贞吉留在这里的一块碑刻面前，要指示他们认真读一读：“君不见，京洛红尘多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尔后，我要郑重地问问群臣：“你们是要吃山珍海味做大官、腰缠万贯住高楼呢？还是要仿效张先生，辟谷深山，羽化登仙？你们现在就可以自择进退，自行取舍，愿留的留在这里；不愿留的，随本御还朝，论功封赏。”御辇折回时，用不着回头清点，我深信，随辇返回的是绝大多数，真正留下的，百不一二。

我的经验是，当“英雄”首先得抛掷鲜血或者生命，那往往是环境逼迫出来的，俗谓“遇上梁山”；当神仙则要舍弃七情六欲和一切生趣，这却全凭的是“自觉”。而人生正苦于不能“自觉”。不能“自觉”，当然得随着本御还朝。

“我若为帝”的黄粱梦做得正香，身子打个仄歪，小车已倏地闪过“酒奠梁”，朝着宝鸡方向俯冲了。松树矮小了，竹丛也疏落了，一辆辆“东风”卡车却急急地按响喇叭，驮着高高垛起的竹扫帚，簸荡着一股股浓烈的山地清香，匆匆地奔向关中。有些卡车，竟是从陇南地区

折过来的。我认出来了,车上驮的正是《创业史》里那个梁生宝和他的村民们用山地细竹扎成的挺硬实的扫帚。

秦川的更忙季节很快要来了,这些扫帚要在 800 里平原上绰去麦糠麦芒,扫出金灿灿的麦粒儿,拥起小山堆一样的粮食……

秦川的更忙季节很快要来了,这些扫帚要在 800 里平原上绰去麦糠麦芒,扫出金灿灿的麦粒儿,拥起小山堆一样的粮食……

秦川的更忙季节很快要来了,这些扫帚要在 800 里平原上绰去麦糠麦芒,扫出金灿灿的麦粒儿,拥起小山堆一样的粮食……